

# 初刻

# 二刻 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初刻

二刻 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刻二刻拍案惊奇/(明)凌濛初著;左尹,宋浪,吴新苗,刘彭冰点校.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1

ISBN 7-5396-2192-3

I. 初… II. ①凌… ②左… III. 话本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3839 号

初刻二刻拍案惊奇 (明)凌 濛初 著 左尹 宋浪 吴新苗 刘彭冰 点校

---

责任编辑:王玉佩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网 址:www.awpub.com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9.375

插 页:1

字 数:840,000

印 数:5001-10,000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192-3

定 价:25.00 元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出版者的话

本丛书称为《经典必读文库》，释义有三：

一是经典。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本丛书只取其中公认的经典名著；

二是必读。为陶冶性情，提高素养，广大青少年和一般读者要看的书太多，本丛书只取其中广大青少年和一般读者愿意读又必须读的经典名著；

三是文库。本丛书收入中外经典文学名著。为便于读者收藏，本丛书将与时俱进，采用开放式结构，统一风格，陆续推出，逐渐形成一个品种较全、质量较高的经典文库。

本丛书出版者意在让广大青少年和一般读者能买得起、看得懂；也祈盼广大读者能关心、培育本丛书，让它健康成长，与读者大众一同前进。

安徽文艺出版社

## 前 言

合称为《二拍》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是一部在读者中流传十分广泛具有着较高文化史研究价值的古代短篇小说集。

本书作者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吴兴市)人。他在文艺观上受《三言》作者冯梦龙的影响甚巨,一生致力于民间文学及小说、戏曲的研究和创作,而其流传下来的作品影响最大的是《二拍》。《二拍》共收短篇小说八十篇;因其中有《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在《初刻》、《二刻》中是互相重复的,另外《二刻》第四十卷《宋公明闹元宵》为杂剧,故《二拍》实际收短篇小说七十八篇。

这七十八篇小说，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直接表现了市民的商业活动和有关的思想意识的作品。这类作品的数量比《三言》中类似的作品更多，反映出明代中叶以后商业特别兴盛的社会现实。在这些作品中，反映出作者一些进步的思想意识，即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他认为商人并不低贱（“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二刻》卷二十九），而且在《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等小说中，赞美了商人的机智聪明，对他们追求财富的心理是持赞成态度的，而且对他们经商致富的结局表现了钦羡的心理。这里所反映出来的都是典型的市民意识：对财富的渴望，对欲望满足的强烈要求。作者表达出的这些市民意识连同此类小说中所描写的广阔社会现实和商人们的经商活动、行为、心理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史、经济史、民俗史的研究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二拍》的整体特点：它既是一本包含着许多优秀小说的短篇小说集，也是一部极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第二类，是有关爱情的作品。这类作品中的一些优秀之作如《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宣徽院仕女秋千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错调情贾母詈女，误告状孙郎得妻》等等，都表达了反封建礼教的主题。具体而言，这些作品都着力描写了向往

爱情自由的青年男女同代表着封建礼教的父母或官方势力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表明作者在婚姻问题上具有相当开明的意识。在有些作品如《莽儿郎惊散新莺燕，俊梅香认合玉蟾蜍》中，我们又看到作者对禁锢爱情自由的封建礼教采取了调和甚至妥协的态度，这说明作者的反礼教思想并不彻底。

第三类，写曲折离奇的公案故事。这类小说中一些好的作品都通过对当时封建官吏的描写刻画，揭示了统治者的贪婪残酷，反映出黑暗的社会现实。如《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写贪婪卑鄙的柳太守，滥用职权诬告洞庭山寺僧为盗以胁取白香山手书的《金刚经》。《王渔翁舍镜崇三宝，白水僧盗物丧双生》写提刑浑耀为了推迟夺宝镜，竟将和尚法轮打死。柳太守和提刑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巧取豪夺，与强盗无异，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封建司法衙门的腐败，一方面也揭示了封建官吏贪婪残酷的本性。

凌濛初有较深的文学修养，尤其擅长民间文学。《二拍》在叙事方面大多委婉有致，继承了宋元话本之方面的长处。不少作品刻画人物也相当成功。因系个人独立改写、创作，其运用语言比之《三言》尤见个人特色。在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集中，《二拍》与《三言》及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可鼎足而三，颇堪一读。

(左 尹、宋 浪、吴新苗、刘彭冰)

# 目 录

## 初刻拍案惊奇

卷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1
卷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16
卷三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31
卷四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39
卷五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49
卷六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57
卷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71
卷八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80
卷九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90
卷十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98
卷十一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109
卷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122
卷十三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枭成铁案	131
卷十四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141
卷十五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149
卷十六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159
卷十七	西山观设箓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168
卷十八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188
卷十九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199
卷二十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	210
卷二十一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229
卷二十二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船	237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247
卷二十四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258

卷二五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姐一诗正果	269
卷二六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278
卷二七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289
卷二八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301
卷二九	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	309
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325
卷三一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333
卷三二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354
卷三三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364
卷三四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弄	374
卷三五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390
卷三六	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	402
卷三七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鄆州司马冥全内侄	411
卷三八	占家财狠婿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	419
卷三九	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城县令召甘霖	429
卷四十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	438

## 二刻拍案惊奇

卷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449
卷二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460
卷三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477
卷四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	491
卷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509
卷六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521
卷七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533
卷八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544
卷九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俏梅香认合玉蟾蜍	555
卷十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太郎立地散神奸	570
卷十一	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	581
卷十二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595

---

卷十三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603
卷十四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	613
卷十五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	628
卷十六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642
卷十七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652
卷十八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671
卷十九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682
卷二十	贾廉访赝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	692
卷二一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702
卷二二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717
卷二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730
卷二四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	741
卷二五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752
卷二六	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士助师得令终	762
卷二七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	772
卷二八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782
卷二九	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	792
卷三十	瘗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802
卷三一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812
卷三二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	821
卷三三	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	830
卷三四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宫馆客	839
卷三五	错调情贾母置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853
卷三六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864
卷三七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875
卷三八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885
卷三九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896
卷四十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		913

#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卷一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  
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材。  
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

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词寄《西江月》。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试看往古来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斡箭煮不熟饭锅。极至那痴呆懵董生来有福分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俗语有两句道得好：“命若穷，掘得黄金化做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造化小儿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僧晦庵亦有词云：“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苏东坡亦有词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总不如古语云：“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说话的，依你说来，不须能文善武，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须经商立业，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此是常理。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且听说一人，乃是宋朝汴京人氏，姓金，双名维厚，乃是经纪行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迟。睡醒来，千思想，万算计，拣有便宜的才做。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手头用来用去的，只是那

散碎银子，若是上两块头好银，便存着不动。约得百两，便熔成一大锭，把一综红线结成一條，系在锭腰，放在枕边。夜来摩弄一番，方才睡下。积了一生，整整熔成八锭，以后也就随来随去，再积不成百两，他也罢了。

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寿旦，四子置酒上寿。金老见了四子，跳踉跄跄，心中喜欢。便对四子说道：“我靠皇天覆庇，虽则劳碌一生，家事尽可度日。况我平日留心，有熔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在我枕边，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每人一对，做个镇家之宝。”四子喜谢，尽欢而散。

是夜金老带些酒意，点灯上床，醉眼模糊，望去八个大锭，白晃晃排在枕边。摸了几摸，哈哈地笑了一声，睡下去了。睡未安稳，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心疑有贼。又细听着，恰像欲前不前相让一般。床前灯火微明，揭帐一看，只见八个大汉身穿白衣，腰系红带，曲躬而前，曰：“某等兄弟，天数派定，宜在君家听令。今蒙我翁过爱，抬举成人，不烦役使，珍重多年，冥数将满。待翁归天后，再觅去向。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我等与郎君辈原无前缘，故此先来告别，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后缘未尽，还可一面。”语毕，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吃了一惊。翻身下床，不及穿鞋，赤脚赶去。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金老赶得性急，绊了房槛，扑的跌倒。飒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急起挑灯明亮，点照枕边，已不见了八个大锭。细思梦中所言，句句是实。叹了一口气，哽咽了一会，道：“不信我苦积一世，却没分与儿子每受用，倒是别人家的。明明说有地方姓名，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一夜不睡。

次早起来，与儿子每说知。儿子中也有惊骇的，也有疑惑的。惊骇的道：“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眼见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欢喜中说话，失许了我们，回想转来，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造此鬼话，也不见得。”金老看见儿子们疑信不等，急急要验个实话。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叩门进去，只见堂前灯烛荧煌，三牲福物，正在那里献神。金老便开口问道：“宅上有何事如此？”家人报知，请主人出来。主人王老见金老，揖坐了，问其来因。金老道：“老汉有一疑事，特造上宅来问消息。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必有所谓，敢乞明示。”王老道：“老拙偶因寒荆小恙买卜，先生道移床即好。昨寒荆病中，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腰系红束，对寒荆

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缘尽，来投身宅上。”言毕，俱钻入床下。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身体爽快了。及至移床，灰尘中得银八大锭，多用红绒系腰，不知是那里来的。此皆神天福佑，故此买福物酬谢。今老丈来问，莫非晓得些来历么？”金老跌脚道：“此老汉一生所积，因前日也做了一梦，就不见了。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故得访寻到此。可见天数已定，老汉也无怨处，但只求取出一看，也完了老汉心事。”王老道：“容易。”笑嘻嘻地走进去，叫安童四人，托出四个盘来。每盘两锭，多是红绒系束，正是金家之物。金老看了，眼睁睁无计所奈，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抚摩一番道：“老汉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心里见金老如此，老大不忍。另取三两零银封了，送与金老作别。金老道：“自家的东西尚无福，何须尊惠！”再三谦让，必不肯受。

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金老欲待摸出还了，一时摸个不着，面儿通红。又被王老央不过，只得作揖别了。直至家中，对儿子们一一把前事说了，大家叹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处，临行送银三两。满袖摸遍，并不见有，只说路中掉了。却元来金老推逊时，王老往袖里乱塞，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袖有断线处，在王老家摸时，已自在脱线处落出在门槛边了。客去扫门，仍旧是王老拾得。可见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不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得不去。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推不出。原有的倒无了，原无的倒有了，并不由人计较。

而今说一个人，在实际上行，步步不着，极贫极苦的，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变成巨富。从来稀有，亘古新闻。有诗为证，诗曰：

分内功名匣里财，不关聪慧不关呆。  
果然命是财官格，海外犹能送宝来。

话说国朝成化年间，苏州府长洲县阊门外有一人，姓文名实，字若虚。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幼年间，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营求生产，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来。以后晓得家业有限，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

一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

山，拓了几笔，便值上两数银子。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也就哄得人过，将假当真的买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下等的无金无字画，将就卖几十钱，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拣个日子，装了箱儿，到了北京。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日日淋雨不晴，并无一毫暑气，发市甚迟。交秋早凉，虽不见及时，幸喜天色却晴，有妆晃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袖中笼着摇摆。来买时，开箱一看，只叫得苦。元来，北京历涉却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湿之气，斗着扇上胶墨之性，弄做了个“合而言之”，揭不开了。用力揭开，东粘一层，西缺一片，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一毫无用。止剩下等没字白扇，是不坏的，能值几何？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本钱一空。

频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做伴，连伙计也弄坏了。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做“倒运汉”。不数年，把个家事干圆洁净了，连妻子也不曾娶得。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东挨西撞，也济不得甚事。但只是嘴头子诌得来，会说会笑，朋友家喜欢他有趣，游要去处少他不得；也只好趁口，不是做家的。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帮闲行里，又不十分入得队。有怜他的，要荐他坐馆教学，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高不凑，低不就。打从帮闲的、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他，也就做鬼脸，把“倒运”两字笑他，不在话下。

一日，有几个走海贩货的邻近，做头的无非是张大、李二、赵甲、钱乙一班人，共四十余人，合了伙将行。他晓得，自家思忖道：“一身落魄，生计皆无。便附了他们航海，看看海外风光，也不枉人生一世。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省得在家忧柴忧米，也是快活。”正计较间，恰好张大踱将来。

元来这个张大名唤张乘运，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叫张识货。文若虚见了，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了。张大道：“好，好。我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若得兄去，在船中说说笑笑，有甚难过的日子？我们众兄弟料想多是喜欢的。只是一件，我们多有货物将去，兄并无所有，觉得空了一番往返，也可惜了。待我们大家计较，多少凑些出来助你，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文若虚便道：“多谢厚情，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张大道：“且说说看。”一竟自去了。

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敲着“报君知”走将来，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

个钱，扯他一卦问问财气看。先生道：“此卦非凡，有百十分财气，不是小可。”文若虚自想道：“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混过日子罢了，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要甚么资助？就资助得来，能有多少？便直恁地财爻动？这先生也是混帐！”只见张大忿忿走来，说道：“说着钱，便无缘。这些人好笑，说道你去，无不喜欢。说到助银，没一个则声。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也办不成甚货，凭你买些果子，船里吃罢。口食之类，是在我们身上。”若虚称谢不尽，接了银子。

张大先行，道：“快些收拾，就要开船了。”若虚道：“我没甚收拾，随后就来。”手中拿了银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道：“置得甚货么？”信步走去，只见满街上筐篮内盛着卖的：

红如喷火，巨若悬星。皮未皲，尚有余酸；霜未降，不可多得。元殊苏井诸家树，亦非李氏千头奴。较广似曰难兄，比福亦云具体。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地暖土肥，与闽广无异，所以广橘福橘，播名天下。洞庭有一样橘树绝与他相似，颜色正同，香气亦同。止是初出时，味略少酸，后来熟了，却也甜美。比福橘之价十分之一，名曰“洞庭红”。若虚看见了，便思想道：“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在船可以解渴，又可分送一二，答众人助我之意。”买成，装上竹篓，雇一闲的，并行李挑了下船。众人都拍手笑道：“文先生宝货来也！”文若虚羞惭无地，只得吞声上船，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

开得船来，渐渐出了海口，只见：

银涛卷雪，雪浪翻银。端转则日月似惊，浪动则星河如覆。  
三五日间，随风漂去，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忽至一个地方，舟中望去，人烟凑聚，城郭巍峨，晓得是到了甚么国都了。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钉了桩橛，下了铁锚，缆好了。船中人多上岸。打眼一看，元来是来过的所在，名曰“吉零国”。元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拚死走这条路。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各有熟识经纪、歇家、通事人等，各自上岸找寻发货去了，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路径不熟，也无走处。

正闷坐间，猛可想起道：“我那一篓红橘，自从到船中，不曾开看，莫不人气蒸烂了？趁着众人不在，看看则个。”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

打开了篓看时，面上多是好好的。放心不下，索性搬将出来，都摆在艎板上面。也是合该发迹，时来福凑。摆得满船红焰焰的，远远望来，就是万点火光，一天星斗。岸上走的人，都拢将来问道：“是甚么好东西呵？”文若虚只不答应。看见中间有个把一点头的，拣了出来，掐破就吃。岸上看的一发多了，惊笑道：“元来是吃得的！”就中有个好事的，便来问价：“多少一个？”文若虚不省得他们说话，船上人却晓得，就扯个谎哄他，竖起一个指头，说：“要一钱一颗。”那问的人揭开长衣，露出那兜罗绵红裹肚来，一手摸出银钱一个来，道：“买一个尝尝。”文若虚接了银钱，手中等等看，约有两把重。心下想道：“不知这些银子，要买多少，也不见秤秤，且先把一个与他看样。”拣个大些的，红得可爱的，递一个上去。只见那个人接上手，掂了一掂道：“好东西呵！”扑的就劈开来，香气扑鼻。连旁边闻着的许多人，大家喝一声采。那买的不知好歹，看见船上吃法，也学他去了皮，却不分囊，一块塞在口里，甘水满咽喉，连核都不吐，吞下去了。哈哈大笑道：“妙哉！妙哉！”又伸手到裹肚里，摸出十个银钱来，说：“我要买十个进奉去。”

文若虚喜出望外，拣十个与他去了。那看的人见那人如此买去了，也有买一个的，也有买两个、三个的，都是一般银钱。买了的，都千欢万喜去了。

元来彼国以银为钱，上有文采。有等龙凤文的，最贵重，其次人物，又次禽兽，又次树木，最下通用的，是水草：却都是银铸的，分两不异。适才买橘的，都是一样水草纹的，他道是把下等钱买了好东西去了，所以欢喜。也只是要小便宜肚肠，与中国人一样。须臾之间，三停里卖了二停。有的不带钱在身边的，老大懊悔，急忙取了钱转来。文若虚已此剩不多了，拿一个班道：“而今要留着自家用，不卖了。”其人情愿再增一个钱，四个钱买了二颗。口中哓哓说：“悔气！来得迟了。”旁边人见他增了价，就埋怨道：“我每还要买个，如何把价钱增长了他的？”买的人道：“你不听得他方才说，兀自不卖了？”

正在议论间，只见首先买十颗的那一个人，骑了一匹青骢马，飞也似奔到船边，下了马，分开人丛，对船上大喝道：“不要零卖！不要零卖！是有的俺多要买。俺家头目要去进克汗哩。”看的人听见这话，便远远走开，站住了看。文若虚是个伶俐的人，看见来势，已自瞧科在眼里，晓得是

个好主顾了。连忙把篓里尽数倾出来，止剩五十余颗。数了一数，又拿起班来说道：“适间讲过要留着自用，不得卖了。今肯加些价钱，再让几颗去罢。适间已卖出两个钱一颗了。”其人在马背上拖下一大囊，摸出钱来，另是一样树木纹的，说道：“如此钱一个罢了。”文若虚道：“不情愿，只照前样罢了。”那人笑了一笑，又把手去摸出一个龙凤纹的来道：“这样的一个如何？”文若虚又道：“不情愿，只要前样的。”那人又笑道：“此钱一个抵百个，料也没得与你，只是与你要。你不要俺这一个，却要那等的，是个傻子！你那东西，肯都与俺了，俺再加你一个那等的，也不打紧。”文若虚数了一数，有五十二颗，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那人连竹篓都要了，又丢了一个钱，把篓拴在马上，笑吟吟地一鞭去了。看的人见没得卖了，一哄而散。

文若虚见人散了，到舱里把一个钱秤一秤，有八钱七分多重。秤过数个都是一般。总数一数，共有一千个差不多。把两个赏了船家，其余收拾在包里了。笑一声道：“那盲子好灵卦也！”欢喜不尽，只等同船人来对他笑则个。

说话的，你说错了！那国里银子这样不值钱，如此做买卖，那久惯漂洋的带去多是绫罗缎匹，何不多卖了些银钱回来，一发百倍了？看官有所不知：那国里见了绫罗等物，都是以货交兑。我这里人也只是要他货物，才有利钱，若是卖他银钱时，他都把龙凤、人物的来交易，作了好价钱，分两也只得如此，反不便宜。如今是买吃口东西，他只认做把低钱交易，我却只管分两，所以得利了。

说话的，你又说错了！依你说来，那航海的，何不只买吃口东西，只换他低钱，岂不有利？用着重本钱，置他货物怎地？看官，又不是这话。也是此人偶然有此横财，带去着了手。若是有心第二遭再带去，三五日不遇巧，等得希烂。那文若虚运未通时卖扇子就是榜样。扇子还是放得起的，尚且如此，何况果品？是这样执一论不得的。

闲话休题。且说众人领了经纪主人到船发货，文若虚把上头事说了一遍。众人都惊喜道：“造化！造化！我们同来，倒是你没本钱的先得了手也！”张大便拍手道：“人都道他倒运，而今想是转运了！”便对文若虚道：“你这些银钱此间置货，作价不多。除是转发在伙伴中，回他几百两中国货物，上去打换些土产珍奇，带转去有大利钱，也强如虚藏此银钱在身边，

无个用处。”文若虚道：“我是倒运的，将本求财，从无一遭不连本送的。今承诸公挈带，做此无本钱生意，偶然侥幸一番，真是天大造化了，如何还要生利钱，妄想甚么？万一如前再做折了，难道再有‘洞庭红’这样好卖不成？”众人多道：“我们用得着的是银子，有的是货物。彼此通融，大家有利，有何不可？”文若虚道：“一年吃蛇咬，三年怕草索。说着货物，我就没胆气了。只是守了这些银钱回去罢。”众人齐拍手道：“放着几倍利钱不取，可惜！可惜！”随同众人一齐上去，到了店家交货明白，彼此兑换。约有半月光景，文若虚眼中看过了若干好东好西，他已自志得意满，不放在心上。众人事体完了，一齐上船，烧了神福，吃了酒，开洋。行了数日，忽然间天变起来。但见：

乌云蔽日，黑浪掀天。蛇龙戏舞起长空，鱼鳌惊惶潜水底。艨艟泛泛，只如栖不定的数点寒鸦；岛屿浮浮，便似没不煞的几双水鹅。舟中是方扬的米簸，舷外是正熟的饭锅。总因风伯太无情，以致篙师多失色。

那船上人见风起了，扯起半帆，不问东西南北，随风势漂去。隐隐望见一岛，便带住篷脚，只看着岛边使来。看看渐近，恰是一个无人的空岛。但见：

树木参天，草莱遍地。荒凉径界，无非些兔迹狐踪；坦迤土壤，料不是龙潭虎窟。混茫内，未识应归何国辖；开辟来，不知曾否有人登？

船上人把船后抛了铁锚，将桩橛泥犁上岸去钉停当了，对舱里道：“且安心坐一坐，候风势则个。”那文若虚身边有了银子，恨不得插翅飞到家里，巴不得行路，却如此守风呆坐，心里焦燥。对众人道：“我且上岸去岛上望望则个。”众人道：“一个荒岛，有何好看？”文若虚道：“总是闲着，何碍？”众人都被风颠得头晕，个个是呵欠连天的，不肯同去。文若虚便自一个抖擞精神，跳上岸来，只因此一去，有分教：十年败壳精灵显，一介穷神富贵来。若是说话的同年生，并时长，有个未卜先知的法儿，便双脚走不动，也拄个拐儿随他同去一番，也不枉的。

却说文若虚见众人不去，偏要发个狠扳藤附葛，直走到岛上绝顶。那岛也苦不甚高，不费甚大力，只是荒草蔓延，无好路径。到得上边打一看时，四望漫漫，身如一叶，不觉凄然吊下泪来。心里道：“想我如此聪明，一